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四十回 入仙山撒手棄凡塵 走瀚海牽腸歸故土

話說二人遊玩多時，唐敖道：「我們前在東口遊玩，小弟以為天下之山，無出其右；那知此山處處都是仙境。即如這些仙鶴麋鹿之類，任人撫摩，並不驚走。若非有些仙氣，安能如此？到處松實柏子，啖之滿口清香，都是仙人所服之物。如此美地，豈無真仙？原來這個風暴，卻為小弟而設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此山景致雖佳，我們只顧前進，少刻天晚，山路崎嶇，如何行走？今且回去。明日如風大不能開船，仍好上來。林兄現在有病，我們更該早回才是。」唐敖正游的高興，雖然轉身，仍是戀戀不舍，四處觀望。多九公道：「唐兄：要象這樣，走到何時，才能上船？設或黃昏，如何下得山去？」唐敖道：「不滿九公說：小弟自從登了此山，不但利名之心都盡，只覺萬事皆空。此時所以遲遲吾行者，竟有懶入紅塵之意了。」多九公笑道：「老夫素日常聽人說：讀書人每每讀到後來入了魔境，要變成『書呆子』。尊駕讀書雖未變成書呆子，今游來游去，竟要變成『游呆子』。唐兄快些走罷，不要鬥趣了。」唐敖聽罷，仍是各處觀望。忽見迎面走過一個白猿，手中拿著一枝靈芝，身長不滿二尺，兩隻紅眼，一身硃砂斑，極其好看。多九公道：「唐兄：你看白猿手中那枝靈芝，必是仙草。我們何不把他捉住，將靈芝分吃，豈不是好？」唐敖點頭。都向白猿趕來，登時趕到跟前，剛要用手去捉，那白猿連攏帶跳，卻又跑遠。一連數次，總未捉住。好在白猿所去之路，就是下山舊路。正在追趕，路旁有個石洞，白猿跑了進去。唐敖趕至跟前，恰好此洞甚淺，毫不費力，用手捉住，將靈芝奪過，給多九公吃了。多九公分歡喜，把白猿接過，抱在懷中，急急下山。

到了船上，林之洋因身上不爽，業已睡了。婉如聽見捉住白猿，向多九公討來，用繩縛住，與蘭音、若花一同頑耍。唐敖吃了晚飯，將衣囊收拾安置。次日轉過順風，眾人收拾開船，唐敖卻早早上山去了。等候到晚。呂氏不見唐敖回來，甚不放心，林之洋病在牀上，聽見此事，也甚著急。次日，托多九公同眾水手分路去找。多九公因吃了靈芝，只覺腹瀉，不能前去。眾水手尋訪一日，毫無消息。

林之洋病體略好，也支撐上去。一連找了幾日，那有蹤影。這日多九公肚腹已好，因向林之洋道：「我看唐兄此番來至海外，名雖遊玩，其實並不為此，大約久有修行了道之意。前者林兄有病，老夫同他上山游了多時，他竟懶於下山。後來因我再三催逼，明知不能脫身，就借趕捉白猿同老夫回來。到了次日，並不約我，卻一人獨往。豈非看破紅塵，頓開名韁利索麼？況他久已服了肉芝，又食朱草，並非毫無根基之人。我們三人一路同游，這些肉芝、朱草，獨他一人得去，豈是等閑？而且前在東口、軒轅等處，口中業已露意；兼之林兄前在女兒國又有異夢；那岐舌通使又聞異人有唐氏大仙之稱，以此看來，此人必是成仙而去。今已數日，豈有回來之理？我勸林兄不必找了。你就再找兩月，也是枉然。」林之洋聽了，雖覺有理；但至親相關，何能歇心？仍是日日尋找。眾水手也不知催過幾遍，要想回去，無奈林之洋夫妻務要等唐敖回來，才肯開船。

這日眾水手因等的心焦，大家約齊，來至船中，向林之洋道：「這座大嶺既無人煙，又多猛獸，我們每夜提著器械，輪流巡更，還不放心，何況唐相公一人獨往？今已去了多日，即不遭猛獸之害，就是餓也餓死了，何能等到今日？我們再不開船，徒然耽擱。趁著順風不走，一經遇了逆風，缺了水米，只顧等他一人，大家性命只怕都要送在此處了。」眾人說之再再，林之洋只管搔首，毫無主意。

呂氏在內說道：「你們眾人說的也是。但俺們同唐相公乃骨肉至親，如今不得下落，怎好就走？倘唐相公回來不見船隻，豈不送他性命？你們既要回去，俺們也不多耽時日，就以今日為始，再等半月，如無消息，任憑開船就是了。」眾人無可奈何，只得靜靜等候，每日怨聲不絕。林之洋只作不知，仍是日日上山。不知不覺，到了半月之期，眾水手收拾開船。林之洋心猶不死，務要約了多九公再到山上看看，方肯開船。多九公只得同了上山，各處跑了多時，出了幾身大汗，走的腿腳無力，這才回歸舊路。行了數里，路過小蓬萊石碑跟前，只見上面有詩一首，寫的龍蛇飛舞，墨跡淋漓，原來是首七言絕句：

逐浪隨波幾度秋，此身幸未付東流。
今朝才到源頭處，豈肯操舟復出遊！

詩後寫著：

某年月日，因返小蓬萊舊館，謝絕世人，特題二〇八字。唐敖偶識。

多九公道：「林兄可看見了？老夫久已說過，唐兄必是成仙而去，林兄總不相信。他的詩句且不必講，你只看他『謝絕世人』四字，其餘可想而知。我們走罷，還去癡心尋找甚麼！」回到船上，將詩句寫出，給呂氏諸人看了。林之洋無可奈何，只得含著一把眼淚，聽憑眾人開船。蘭音望著小蓬萊惟有慟哭；婉如、若花也淚落不止。登時揚帆往嶺南而來。一路無話。

走有半年之久，於次歲六月到了嶺南。多九公各自交代回去。林之洋同妻女帶著蘭音、若花回家，見了江氏，彼此見禮。眾水手將行李發來。再細細查點唐敖包裹，所有衣履被褥都在行囊之內，惟筆硯不知去向。林之洋夫婦睹物傷情，好不悲感。江氏問知詳細，也甚歎息，因說道：「姑娘那邊這兩年不時著人問信，並囑如有回來之期，千萬送個信去，以免懸望。」林之洋不覺頓足道：「這事教俺怎對妹子！他埋怨還是小事，倘悲慟成病，又送一條性命，這便怎處？」呂氏道：「此時莫若暫且隱瞞。俺們見了姑娘，就說姑爺已上長安，等赴試後，方能回來。如此支吾，且保眼下清靜。俟過幾時，再作商量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你身上有孕，不便前去。明日俺去見見妹子，只好權且扯謊。但妹夫包裹須要藏好，惟恐妹子回來看見，不大穩便。」呂氏道：「剛才蘭音甥女要去見他寄母，明日就便把他帶去。」林之洋道：「論理自應把他送去；倘他口角不穩，露出話來，那便怎好？也罷，俺同九公商量，且把蘭音、若花暫寄九公家內，同他甥女且去作伴，俺們慢慢再議氏久之計。」

當時同多九公議定，把蘭音、若花送了過去。二人摸不著頭腦，又不敢違拗，只得暫且住下。喜得多九公把兩個甥女也接來作伴，一名田鳳翽，一名秦小春，幼年都跟多九公讀書，生得品貌俊秀，詩書滿腹，而且都是一手好針黹，蘭音、若花就便跟著習學。好在四人年紀相仿，每逢閑暇，談談文墨，倒也消遣。林之洋諄托多九公一切照應。回到家中，囑付丈母、女兒千萬不可露風。次日，僱了小船，帶了水手，把女兒國所送銀子發到船上，向唐家而來。

那唐敖妻子林氏自從得了唐敖降為秀才之信，日日盼望。後來得了家書，才知丈夫雖回嶺南，因鬱悶多病，羞歸故鄉，已同哥嫂上了海船，飄洋去了。林氏聽了此信，恐丈夫受不慣海面辛苦，不時焦心，常與女兒小山埋怨哥嫂不了；就是唐敏夫婦，也是時常埋怨。不知不覺，過了一年。這日，唐小山因想念父親，悶坐無聊，偶然題了一首〈思親詩〉，是七言律詩一首：

夢醒黃梁擊唾壺，不歸故里覓仙都。九臯有路招雲鶴，三匝無枝泣夜烏。
松菊荒涼秋月淡，蓬萊縹緲客星孤。此身雖恨非男子，縮地能尋計可圖。

小山寫完，只見唐敏笑嘻嘻走來，把詩看了，不覺點頭道：「滿腔思親之意，句句流露紙上，不意姪女詩學近來竟如此大進！末句意思雖佳，但茫茫大海，從何尋訪？大約不久也就同你母舅回來了。」

小山侍立一旁道：「今日叔父為河滿面笑容？莫非得了父親回來之信麼？」唐敏道：「剛才我在學中見了一道恩詔，乃盛世曠典，自古罕有。欣逢其時，所以不覺歡喜。」小山說：「是何恩詔？莫非太后把天下秀才賞了官職，叔父從此可以作官麼？」唐敏笑道：「若把天下秀才都去作官，那教書營生倒沒人作了。你道此詔為何而發？原來太后因女后為帝。自古少有；今登極以來，已有餘年，屢逢大有，天下太平；明年恰值七旬萬壽；因此特降恩旨二條。至於百官紀錄，士子廣額，另有恩旨餘條，不在此詔之內。此二條專指婦女而言，真是自古未有曠典。」

小山道：「叔父可曾把詔抄來？」唐敏道：「我因這詔有二條之多，兼之學中眾友都要爭看，未曾抄來。喜得逐條我都記

得。你且坐了，聽我慢慢細講：『第一條：太后因孝為人之根本，凡婦女素有孝行，或在家孝敬父母，或出嫁孝敬公姑，如賢聲著於閭閻，令地方官查奏，賜與旌表牌匾。第二條：太后因『孝悌』二字皆屬人之根本，但世人只知婦女以孝為主，而不言悌；並且自古以來，亦無旌獎。殊不知『悌』之一字，婦人最關緊要，其家離合，往往關係於此，乃萬不可缺的。苟能似悌和睦，妯娌同心，互相敬愛，彼此箴規，即是克盡悌道，查明亦賜旌獎。第三條：太后因『貞節』二字自古所重，凡婦女素秉冰霜，或苦志守節。或被汗不屈，節烈可嘉者，俱賜旌表。第四條：太后因壽為五福之首，凡婦人年屆古稀，家世清白者，賜與壽杖牌匾。第五條：太后因大內宮娥，拋離父母，長處深宮，最為淒涼。今命查明，凡入宮五年者，概行釋放，聽其父母自行擇配；嗣後採選釋放，均以五年為期。其內外臣民人等，凡侍婢年二□以外尚未婚配者，令其父母領回，為之婚配；如無父母親族，即令其主代為擇配。第六條：太后因貧寒老嫗，肩不能擔，手不能提；既無六親之靠，又乏薪水之資，每逢饑寒，坐以待斃，情實堪傷。今命天下郡縣設造養嫗院。凡婦人四旬以外，衣食無出；或殘病衰頹，貧無所歸者，准其報名入院，官為養贍，以終其身。第七條：太后因貧家幼女，或因衣食缺乏，貧不能育；或因疾病纏綿，醫藥無出；非棄之道旁，即送入尼庵，或賣為女優。種種苦況，甚為可憐。今命郡縣設造『育女堂』。凡幼女自襁褓以至□數歲者，無論疾病殘廢，如貧不能育，准其送堂，派令乳母看養；有願領回撫養者，亦聽其便。其堂內所育各女，俟年至二旬，每名酌給妝資，官為婚配。第八條：太后因婦人一生衣食莫不倚於其夫，其有夫死而孀居者，既無丈夫衣食可恃，形隻影單，饑寒誰恤。今命查勘，凡嫠婦苦志守節，家道貧寒者，無論有無子女，按月酌給薪水之資，以養其身。第九條：太后因古禮『女子二□而嫁』。負寒之家，往往二旬以外，尚未議婚；甚至父母因無力妝奩，貪圖微利，或售為侍妾，或賣為優娼，最為可憫。今命查勘，如女年二□，其家實係貧寒，無力妝奩，不能婚配者，酌給妝奩之資，即行婚配。第十條：太后因婦人所患各症，如經癸帶下各疾，其症尚緩；至胎前產後以及難產各症，不獨刻不容緩，並且兩命攸關。故孫真人著《千金方》，特以婦人為首，蓋即《易》基乾坤，《詩》首《關雎》之義，其事豈容忽略。無如貧寒之家，一經患此，既無延醫之力，又乏買藥之資，稍為耽延，遂至不救。婦人由此而死者，不知凡幾。亟應廣沛殊恩，命天下郡縣延訪名醫，各按地界遠近，設立女科；並發御醫所進經驗各方，配合藥料，按症施捨。第十一條：太后因《內則》有『不涉不擗』之訓，蓋言婦人不因涉水則不蹇裳，是婦女之體，最直掩密，其屍骸尤不可暴露。倘貧寒之家，婦女歿後，無力置備棺木，令地方官查明，實係赤貧，給與棺木殯葬；如有暴露道途者，亦即裝殮掩埋。第十二條：太后因節孝婦女生前雖得旌表，但歿後遽使泯滅無聞，未免可惜。特沛殊恩，以光泉壤，命各郡縣設立『節孝祠』。凡婦女事關節孝，無論生前有無旌表，歿後地方官查明，准其入祠，春秋二季，官為祭祀。』你道這□二條恩詔可是曠古未有之事麼？誰知此詔甫經頒發，太后因見蘇蕙織錦迴文《璇璣圖》，甚為喜愛，時刻翻閱，竟於八百言中，得詩二百餘首，歡喜非常，即親自作了一篇序文。恰好就從這個《璇璣圖》上生出一段新聞，卻是你們閨中千載難逢際遇。你道奇也不奇？」說罷，把序文取了出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